

看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校样后,一个偶然,我读到瑞·蒙克著《维特根斯坦传》,发现一段材料很有意思。但对话已付印,无法再加,故借重印,暂补于此。

在本书第一章《“太初有言”与“天行健”》中,我说:“生存的经验大于语言。维特根斯坦就说语言只在应用中才有意义,什么是这‘应用’?是生活方式。可见,这也是在继续维氏探究什么是这‘生活形式’以及维氏对心理的探究,但不止于语词用法和语义分析。”(见第3页)

在《维特根斯坦传》(中译本,浙江大学版)第582—583页,有这样一段:

维特根斯坦的论述的着力之处,是使哲学家的注意力从语词、句子上移开,放到我们使用它们的场合中去,放到赋予它们意义的语境中去:

我是不是越来越接近于说,最终不能描述逻辑?你必须察看语言的实践,然后你就会看到逻辑。

## 有点“不谋而合”

李泽厚

歌德《浮士德》里的一句诗概括了他态度:“Im Anfang war die Tat”(“太初有为”),维特根斯坦赞赏地引用了这话,而且也有理由把这话视为《论确实性》的题铭——实际上也可把它视为全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题铭。

是否有点暗合?其实更明显“不谋而合”的话,在我写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论语今读》一书中:

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反对“佞”“巧言”,欣赏“木讷”等等,似与今日西方哲学以语言为家园、为人的根本大异其趣。也许这就是“太初有言(言)”与“太初有为(道)”的区别:“道”是道路。在儒学首先是行为、活动,并且是由人道而天道,前者出而后者明。歌德《浮士德》说,不是太初有言,亦非太初有力,亦非太初有心,而

是太初有为(act),似颇合中国哲理,即有高于和超出语言的“东西”。这东西并非“字”“心”“力”,而是人的(在浮士德也许是天——上帝的)“行”:实践、行为、活动。《论语》全书贯穿着的正是行为优于语言的观点。(里仁第四4.24)

对照一下,有点味道?因涉及核心论点,特予拈出,以验同好。这也可作本书第3页提及维特根斯坦处的一个补注。

本书中与钱学森合照时间为1984年5月16日,误记为1985年,现予订正。

又,前一本对话《该中国哲学登场?》第48页“《漫叙庄禅》发表后,钱学森专门来看我”等语亦误,钱来在此文发表之前,他来看重我讲形象思维的论点与我商讨思维科学的问题,与庄禅文无关。我将钱来与钱信误记为一事。

本文为李泽厚与刘绪源对话《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的《重印补记》



## 人手一杯咖啡

(马来西亚) 采拉

这个城市被咖啡攻陷了。走到哪儿,都闻到咖啡的香味。路上只见人手一杯咖啡捧着走。似乎不喝也可以,闻味便可解馋。

对于榴莲,喜恶异常强烈,没有中间的模糊界线。爱的人,特爱,恶的人,连味道也别让他闻着。

可是,咖啡的香味非常奇特,喜欢和不喜欢的,都不得不承认那香气的味儿是诱惑,挡得住挡不住,又是另外一回事。

戒咖啡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许多朋友一听都陪我点头。他们的经验和我一样,大概有几十年了吧?那时候说戒,如果去磨根铁杵,也已经成为一根绣花针了吧?

咖啡诱惑到底怎么如此迷人?一个作家说,忙碌的日子,除了要有斗志和毅力去摆平困难之外,最重要的,还得有咖啡。

听着像神话,其实是真话。

早上一杯热腾腾香喷喷的咖啡,掀开了清晨的序幕,像黎明的鸡啼,让人清醒。开始工作以后,数个小时下来,如果没有再来一杯提神的咖啡,如何继续思考?效率和咖啡有很大的关系,你可以不承认,但我不能。

最近读书,发现巴哈在三十年代写过一句《咖啡清唱剧》,说的是戏里的女主角爱喝咖啡,作为父亲的人因此忧虑,因为那个年代,咖啡是不良饮料,好女人绝对不喝。照歌剧说,喝咖啡的女人恐怕会嫁不出去,但是剧中女主角照样为咖啡痴迷,她的歌是这样唱的:“咖啡无比甘香,迷人过万千热吻,比麝香葡萄更醇美!咖啡咖啡我爱你。如果有人要约会我,就给我一杯咖啡!”

一日不可无此君的大女儿说,哈哈,我就是她。除了开水外,不喝其他饮料的老二说你们两个咖啡鬼,恰巧住在—块,看起来很难成功戒瘾。

这话准确无比,清晨大女儿见我对着咖啡在闻香,禁不住也泡一杯,母女两个互相纵容,谁也不骂谁,一人一杯,你啜一口你的,我啜一口我的,配着报纸新闻一起享受美好的早晨。

为什么要戒?现代人的快乐那么少,如果一杯咖啡可以增加快乐感觉,算了吧。



陆涌生可是我的老朋友,直可追溯到1986年仲春之际,当年我在上海成功策划主持《华东地区“美在家庭”博览会》,得益于陆涌生所在企业的慷慨赞助,并结下深厚友谊。

## 旧友新知

周加华

谊。他为人坦诚,处处恭敬礼让,性格醇厚而不善言辞。在我的印象里,他为人处世,总是很温和,不矜名,不辞谤,不求誉,其味至淡。

彼此认识约三十年之久,可是,他如此厚实的山水笔墨造诣,却是在近两年才偶尔知晓。

两年前的一个夏日午后,我们在太仓相聚,曾在一个精致的茶坊品茗休息。一进门脸,便有几幅十分精彩的水墨山水图扑面而来,笔墨气韵和图画风格,乍看之下,酷似大画家黄宾虹的经典之作,不由兴趣盎然,便凑近仔细阅读,我这才发现有“尚雨”的作者落款,字迹隽秀。

殊不料,就在我即兴点评时,一直陪我边上的陆涌生笑了,有些诡异,但还是那样醇厚木讷的语调:“这都是我画的。”



这可让我诧异不已。

如此结识了近三十年的朋友,到今天才得以领略到他的笔墨才艺,可真让我汗颜,在惊诧之余,在看完了所有大厅里的近二十件作品后,我对这位老朋友,更不由得肃然而起敬,我不得不佩服老朋友有如此淡定的修为:“藏光守朴,表拙示讷”,有着那“不动心”的沉着而又温和的风度。

在当代社会的生活里,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在市场竞争的挤压下,有人追求的是商品的物质、消费的物质和享乐的物质;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只有市场竞争中的强者、胜者,才是值得尊敬而像“明星”一样地闪耀。因为,人们在乎的似乎是权力、财富和夸夸的荣誉。

在如此商业大潮的奔腾汹涌下,艺术市场也自然会随波逐流,一些敏感的艺术已经不在乎从人类真、善、美的原精神中去寻求创作灵感和动力。

相反,只要是能炒作市场,能获得世俗的名利,甚至不惜从人类的原欲和原恶中所谓假、丑、恶的孽海中吸取毒汁,扭曲和离析人类曾经以极其艰苦的磨难和牺牲所换取得来的全部人性的精神和文明。一切是唯“利”是图。

近日,我从北京到上海,又去北京东路圆明园路转悠一圈。圆明园路52弄83号(前门是北京东路83号),是我生活了20年的故地。毗邻的圆明园路50号是新民晚报社旧址。当年两座大楼一高一矮,隔弄而望。而今旧楼翻新,物是人非。我和晚报相邻相伴整整20年,与之一世的情缘源于少时藏下的情结。

我于1949年出生在圆明园路52弄83号。因我祖父解放前曾当过英商怡和洋行职员,故我们家一直是租居在83号五层的一个单间里。比我们楼矮两层的晚报社大楼,原先是怡和洋行的仓库。上海《新民报》晚刊就是于1946年在这里创刊的。当年,这里一楼是机印车间和食堂,二楼、三楼是编辑部、管理部、排字车间。站在我家窗边,报社大楼的身影就全在视野之中。

我们楼的楼梯三层窗户正斜对着晚报的排字车间,我上下楼每碰到对面排字工人在紧张地拣铅字排版时,会驻足张望良久,总觉得有趣好玩,且自言自语:“噢,报纸有这么排出来的,真好‘白相’。”每天中午以后,邻靠52弄门口的报社印刷车间大门敞开,一捆捆印好的带有浓浓墨香的晚报被陆续运往各地。这一时刻,只要我在家,多半会看热闹似地在大门口看上一会儿,还对人说:“油墨味还挺好闻的”。1961年4月,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上海市民为了第一时间读到赛事消息,纷纷赶来报社买晚报,买报队伍从报社大门蛇延至52弄内的59号门口,足有七八十米之长。我也在队列之中,因我和邻居小伙伴都爱打乒乓球。那一幕买晚报的景象,至今记忆犹新。

报社大门两侧各设有一个阅报栏。我大概十二三岁时已能粗粗看报了。两个报栏是我每天读报的地方。我个小,仰头看报有点费劲,大人们会把好位子让予我。看报,起初我是尝试老师的建议即“多读读报能写好作文”。尝到甜头后,我看晚报的兴趣骤浓,除了爱读连载小说、时事

新闻外,还喜欢上了议论文,对“林放”的议论文时常是逐词逐句地诵记。所以,当时老师布置写作文,只要不限文体,我都会写议论文,而且被老师批语为“写得像模像样”。

后来我考入光明中学读高中,当上了语文课代表。再后来我在江西插队期间,被抽调到县广播站做编辑兼记者工作。我自认为身上的这点语文优势的得来,与自己长期坚持看新民晚报是分不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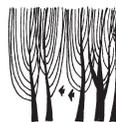
1969年,此时新民晚报因“文革”已被停刊3年,我也被分去江西铜鼓县当知青,从此告别了大上海,也告别了晚报。一直到1982年,晚报正式复刊,我从大学哲学系毕业被分到北京,在人民出版社新华月报杂志当编辑,才又与晚报这位昔日的老友牵上了手。那时,人民出版社资料室订有新民晚报,故而我常去资料室的一个目的是去看晚报。

几年后我当上了新华月报编辑部主任,便“自作主张”地为编辑部订了新民晚报,让大家都来予以关注。

本世纪初,新华月报为增加可读性进行改版,把已经多次改版、内容更加丰富厚实的新民晚报列入选载报刊的行列,我也常把自己看上的晚报专栏或专版的重头文章推荐给月报的编辑,并会给他们讲出一套荐用的理由。

新民晚报从我少时算起,已伴我半个世纪。我在职时每回出差或开会回来,都要把没看过的晚报翻阅一遍。在家夜眼前,看一个多小时晚报是不改的“必需”。尤其是“夜光杯”的文章,几乎篇篇都看,读得会心时会咀嚼回味,读到精彩处会像少时学作文记佳词名句那样录上几笔。老伴常揶揄我:“把新民晚报当宝贝了”,并嘱我女儿:“千万别把你爸没看过的晚报弄丢了”。

我与新民晚报这份不离不弃的情意,还正缘于少时就晚报视作亲邻、朋友、老师的情结。



条反馈感谢与祝愿。

## 新年短信

蔡旭

一阵阵锣鼓鞭炮声扑面而来,我一条条捧读手机中的贺年短信,真想找一只记者的话筒,抢答有关幸福的提问。

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人爱我!有的来自身边,有的来自千里万里,穿过寒冬风雪,甚至远渡重洋。

有的来自几十年前。他们大多同我一样,久不相见,经常想念。

让我爱不释手,反复诵读。让我爱的人,一个个再爱我一遍。一句句感恩的回应喷薄而出。

用心的回音壁,我一条



夜光杯



初放 (油画) 楼慧珍

十五离家八十回,我离开江苏兴化已经整整65个年头,今日重返故里,目睹家乡沧海桑田,难以辨认。然而那座历史文物建筑——四牌楼,虽几经折腾(毁坏、拆迁、修复)仍然矗立在城市中心。它是小城人文历史的缩影,令人敬仰。

牌楼是一种门洞式纪念性建筑物,一般为四柱三门,唯独兴化四牌楼为四柱四门的亭阁式。它斗拱出挑,双层重檐,八角飞翘,攒顶“五月朝天”,显得十分庄重而典雅。

然而兴化四牌楼的独特之处,主要还不在于它的外形而是悬挂在牌楼的匾额,它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兴化县城虽小,却是一座古城,距今约有千年的历史;兴化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历代出过不少人文贤达。

为了纪念先贤,激励后来,从明朝中期开始,就在城中修建四牌楼,并把该朝前后出现的名人——大体包括:官声较好、卓有政绩的名宦清官;学有成就、颇负盛名的文人学者;品行端正、乐善好施的贤达、孝子等等,每一个典型制成一块匾额,匾上书写四个大字,用于表彰。

如最早的一块:“开科第一”,是为宋朝进士时梦拱立。他是兴化出现的第一个进士,后人为纪念如此盛事,遂立匾额。又如“状元宰相”,是为明朝相国李春方立。他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中状元,经多次升迁,最后做了宰相,如此高官,自当纪念。

## 故乡的“匾额文化”

孔繁定

又如“烈孝格天”,是为清朝孝子陈嘉谟立。陈父曾被冤家所诬,蒙冤入狱,即将处死,陈为父鸣冤写血书,并自沉于河而死,后经官府查实,平了冤狱,其父释放。

又如“才步七子”是为清朝进士郑燮立。郑燮号板桥,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其才堪与竹林七贤及明朝前后七子媲美,故匾曰“才步七子”等等。

四牌楼悬挂的匾额,共计47块,旌彰了众多的兴化历史人物,上自南宋下迄民初,跨越五个朝代。用这样的方式记载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在全国的城市,特别是中

小城市中,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匾额所旌表的忠臣孝子、学者文人,皆为封建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人物,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总体还是诲人为善,催人上进的,当今仍不失有积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因各种原因,原匾额绝大多数都已毁坏。1990年兴化政府决定重修,还特发奇想,决定约请当代中国书坛近四十位最著名的书法家,重写新制成的四十块匾额。

这些书法家包括:赵朴初、启功、沙孟海、沈鹏、王学仲,还有110岁的上海书法家苏局仙、以及应野平、刘炳森、谢稚柳、钱君匋、高式熊、顾廷龙……等等。

请全国这么多著名书法家书写匾额,并集中在一座牌楼上,书体各异,流派纷呈,真是举世罕见。这不仅恢复了匾额,而且使四牌楼匾额的书法艺术价值空前提高。

四牌楼是兴化城市的象征,是兴化人的骄傲,我为有如此深厚文化底蕴的故乡而自豪!

## 十日谈

人文地图

金山湖畔的北固湾是新生的景致,却又仿若已恬静千年。